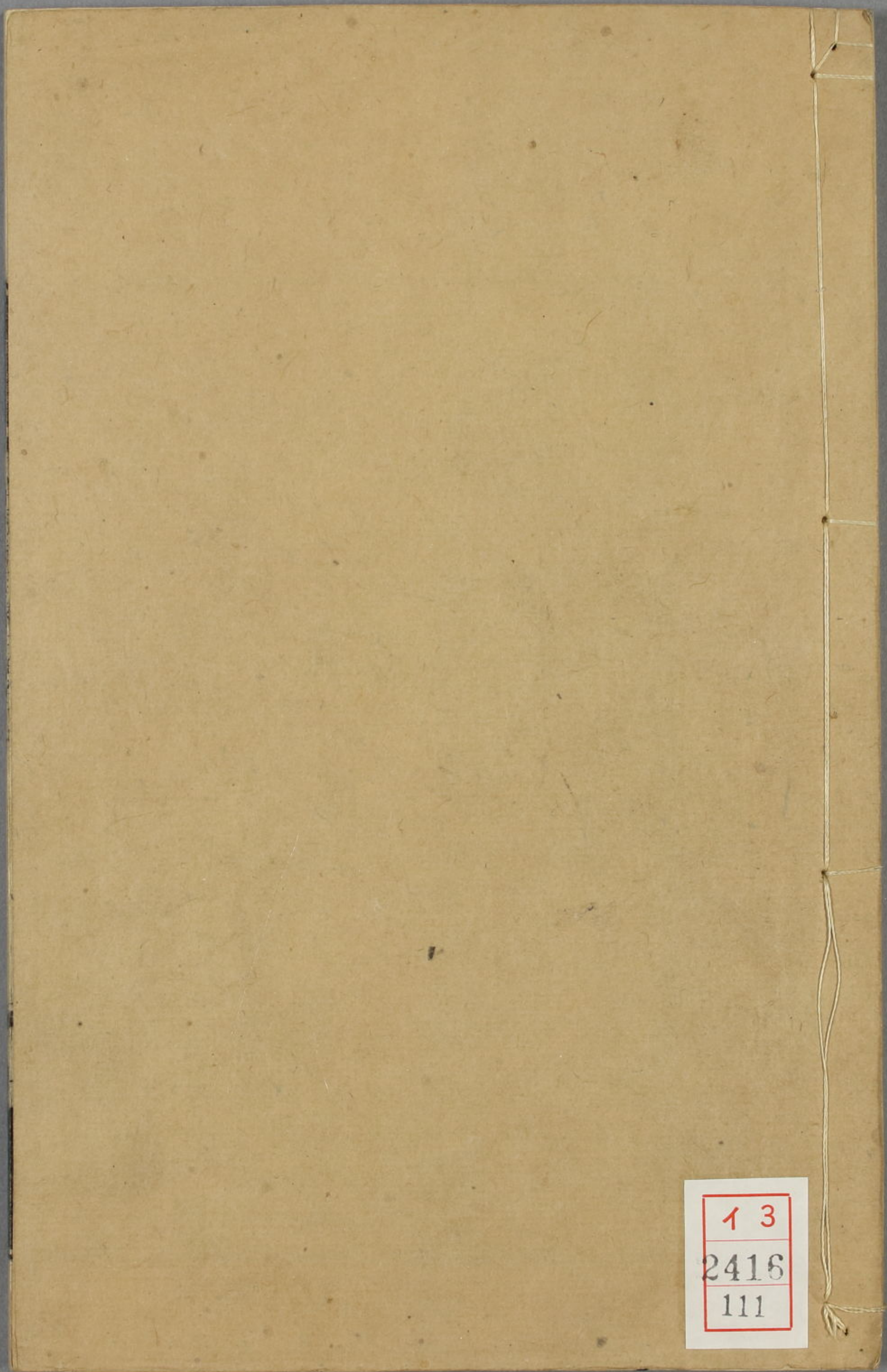




13
2416
111



13
2416
1111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半澤文庫

人部一

君臣父母

舊君父子

社稷臣知子

君臣一

增說文曰君者尊也臣者牽也心常牽於君也

原韋

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白虎通曰

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

春秋說題辭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

增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

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增

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原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君臣

有作福作威玉食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禮記曰為人臣
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
公優為之于讀為迂 廣也大也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
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君勿以小謀大勿以遠言
近勿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增**左傳曰君能制
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又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
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

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原**孟子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又曰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又曰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韓子曰勢者君之輿也
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
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 **呂氏春**
秋曰古之王者其所因多其所為少因者君術也為者
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
事焉 **增**又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法之以立上下主
執圜臣執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原**孔叢子曰事成

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鄧析子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增**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爲治 **原**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

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紀曰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有遁事君匪躬之故違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 **增**謚法曰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唐劉之幾上書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妾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 王氏彙苑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人君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也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

下法乎天也 楊維禎文膽曰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君者有此器者也臣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又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君臣二

通鑑曰人皇氏相厥山川分爲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原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 孔叢子曰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又曰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呂氏

人部

開監類函卷一百四十一

君臣

四

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聖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又曰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曰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君道固矣

增

通鑑曰漢武帝素喜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

上問以治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漢書曰昭帝時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留中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唐書曰房元齡貞觀末人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又曰唐太宗問魏

徵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二世信趙高梁武信朱异煬帝信虞世基皆致亂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又曰明皇欲用姚崇崇跪奏十事其七曰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綱鑑曰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又曰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上悉用之富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又曰張昇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吾學編曰上嘗强宋濂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又曰宋濂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又曰弘治十三年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江南困于運糧

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又曰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

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朕與卿論政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上稱善王鏊疏曰孝宗剗盡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義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

君臣三

增捧日

嚴霜

孔帖魏崔

昱夢上泰山兩手捧日事君

唐書段秀實顏真卿贊曰二

臣臨大難

嚴霜之無二色

雖千五百歲其

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原

天子無客

禮

忠臣不潔名

其禮記天子

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

禮

樂

之去國也

不潔其名

君臣相須

安危自任

唐書

杜悰

恩權子奪

願陛下自斷

李珣曰祖宗

倚宰相陳彝行答曰

先平章故官曰

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

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焉用彼相哉

又曰長孫無

人部

君臣

又曰

長孫無

忌與緒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臨軒以送見像

而思網鑑唐明皇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

唐書德宗貞元三年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勛下

詔曰昔我烈祖體元御極則有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勛下

乃圖厥容于凌煙閣永垂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已

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上下情隔聖賢相維公陸宣

觀往思今取類非遠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穆

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

聖興民問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

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苦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

其宜冠帶對臣裘帽視事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儀草

也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

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

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又曰王全斌

伐蜀屬汴京大雪太祖設壇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

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

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賜全斌

論語一部軍戒三篇又曰王顯為樞密使太宗語之

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又曰王顯為樞密使太宗語之

曰卿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

免于面牆天章名對中使遺詩上見前網鑑宋

因取賜之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

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禁之餞

以詩歌賢於夢卜作詩餞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

仁宗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語賜宴長春殿又曰宋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語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御賜圖書官供酒饌明紀宣宗御文華殿賜輔臣

淡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

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濬曰清和恭靖又曰宣宗

名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豫之樂萬歲山曰

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游豫之樂不可廢

人部

淵鑑類編卷一百一十一

君臣

也復命乘馬游小山官出詩題喜雨圖咏幽風

酒銀皆珍奇及歸天已暝明紀宣宗敕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拾

幽風歌及喜雨詩又曰上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

圖詩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

笑詔還之史傳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

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乃屬庫藏之

君臣相信按劍摘戟戰國策人謂樂毅于燕王

北去先主以戟摘之趙雲別傳先主敗人言雲已

任霍光益重魯肅周紀成王不疑我去頃之雲委

肅權益重之展盡底蘊待以虛心唐書魏徵河北

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

所隱又曰溫大有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

他職上曰我虛心臣無遺力朕所自知唐書韋挺

待卿何所自疑用才非難盡其才之為難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

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又曰趙涓治

聞不為泰時御史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

是豈永泰時御史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

乃以卿正有朕所自知陰習介書封還內降介嘗奏

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飛語上聞上

不信乃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語歐陽修曰外人

行杜衍而止者多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行不辭金見

義賜鏡況清賜以金銀器一車欲誘刷遲敬德為已用

王泰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不能移也告秦

書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岳雖積金至斗不能移也唐

持表示臣賜箸表直重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

人部

淵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二

君臣

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
唐書宋璟為相時值春宴帝賜金箸曰表卿直也
知政事宣撫軍民宗史粘割幹特刺拜參知政事
憲說雖柔而心剛直所行不率易也朕素知此人極有識
卿撫之者非君臣道合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嘗有
論先祿大夫張萬公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
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
文貞又曰孫鐸為戶部尚書議交鈔事力持不可待
郎張復亨詞訟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
徵何以復亨詞訟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
如焉臣不孤矣內侍為之請以紀兵部尚書李慶
領之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力持不可上許
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
有頃上御思善閣諭士奇曰內批為眾所傷豈真忘之朕聞呂震
等皆名矣卿出章示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
士奇據此草勅止之士奇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下

劉大夏開門延客觸地免冠明紀上召兵部尚書
事見前開門延客觸地免冠明紀上召兵部尚書
瑞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
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錠賜
之曰小佐而廉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指斥外
戚壽寧侯張鶴齡甚恨之泣訴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
獄詔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獨召鶴齡膝語左右莫聞弟遙
見其免冠觸地蓋因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
夢陽言罪壽寧也
非日角聖姿寇鄧莫能展其志
蕭何臨霍光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何舉曹參曰君
書霍光病車至舍視穿壁瞻至舍視張湯嘗病上親
駕親臨問之至舍視穿壁瞻至舍視張湯嘗病上親
此有能愈吳志呂蒙病孫權在公安迎至內殿治護萬方募
為之中瘳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嘗穿壁
人部為中瘳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嘗穿壁
人部為中瘳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嘗穿壁

禹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
 勝父私情願與相近即從咸為弘農太守類苑桓
 榮為帝師病帝親問入門禮舒王往視太子親臨書
 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
 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舒王謨持詔往視謨冠
 以從子御絳袍乘象輅謝恩馬飛龍士三百門府官皆袴褶
 又曰杜如晦病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
 詔兄視疾幸第增憂其兄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
 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其兄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
 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
 之臨問調藥省視封王調藥並著豫賜之金
 史徒單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即鑿苑垣以候問
 榻前拜太師封王加賜甚厚
 加朝服而拊循問唐書房元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
 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
 第徵加朝服拖帶拊之流涕

君臣四

善而刑淫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善民如子君應以理義網鑑嚴助為大中大夫後得朱
 孫卿子君應以理義網鑑嚴助為大中大夫後得朱
 安枚舉終軍並在左右助等與大君臣魚水先主與
 臣葛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李勣純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臣唐書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諸君勸錄郡縣戶口請密
 也自唐書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諸君勸錄郡縣戶口請密
 君臣同德又曰王珪名表為諫議大夫帝曰君臣同
 諫正庶致主明臣直綱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
 天于平致主明臣直綱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
 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明朝服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
 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人部
 附監類編卷一百四十二
 君臣

鬢和藥通鑑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剪鬚
也燒黎聯句以賓友之禮寢以內殿嘗夜坐地爐燒
品衣上曰賜必諸王請聯句信我化無為後肅宗仙骨朝披一
泌之策延英忘倦通鑑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
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甚汗透御服宰相恐
近時故樂與卿等共談為朕入宮中甚汗透御服宰相恐
容直又曰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曰
朕得寇準猶文改容聽講又曰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
請御崇政殿閣名侍講學士孫奭等講讀帝在經筵
或左右觀瞻容體不端奭即拱立不講帝竦然改聽

君臣五

增歌帝舜倡百工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八伯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
華弘于一人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詩唐明皇春日宴兩相及禮官于麗正殿詩曰乾道
運無窮恒將人代工陰陽調曆象禮樂報元穹介冑清
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野霽伊川
綠郊明輦樹紅冕旒多暇景詩酒會春風又賜張說
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詩曰赤帝收三傑黃軒
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均我有握中璧雙飛席
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護

人部

川監類稿卷一百四十二

君臣

七

人鴈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
俾予成百揆垂拱問彝倫 宋太宗作釣魚詩賜呂端
曰欲餌金鉤深未致磻溪須問釣魚人

賦宋太宗賜蘇易簡大言賦曰少年盛世今爲詞臣
往古來今有幾人首書文章今居翰林儒名善守今合
緣黃 蘇易簡擬宋玉作大言賦獻太宗曰皇帝書白
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
環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今告成功登崑崙
今展升中芳席地今饗祖宗天籟起今調笙鏞日烏月
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今尊元酒也

削西華今爲石碣也飛雲湧霞燔膳燎也剝鯨腊鵬代
鷁鰈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
一同今萬八千年泰山融今溟海乾圓蓋偃今方輿穿
詔漢光武報馮異詔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
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唐太宗賜魏王泰詔曰
虞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
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人矣

贊唐房杜贊曰方君臣明良志叶義從相資以成固
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又尉遲恭贊曰敬德
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徒而大功立君臣相遇

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又段平仲贊曰君有常尊
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
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聚焉
幾矣段平仲一忤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故聖主屈
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列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
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故時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之
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篴鐘逢門子轡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邇貢
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
而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啍噓
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

舊君一

增禮記曰穆公問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違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舊君二

增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

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舊君三

增心存南郢 志在北燕晉孫惠諫齊王曰屈原放逐

增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網鑑樂毅奔趙趙志在北燕

增故君發喪 人臣終節唐書呂子臧隋大業末為南

增南獨子臧堅守帝使其壻薛君倩齋詔備言隋所以亡

增論之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又曰姚崇張柬之

增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崇率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

增泣人臣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唐書帝遣使持李密

增終節也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首往招李世勣世勣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增人部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舊君

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語林蔡子英元進士太祖命館儀曹一夜大哭不止問
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曰我豈難
一蔡子英哉縱出塞追及元主于和林

舊君四

越聲秦聲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去之楚思寡人乎
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及病作越聲今臣棄
逐之楚能無
秦聲乎詳疾

社稷臣一

禮記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
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
稷之役

社稷臣二

綱鑑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
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上曰古有社稷
臣黯其近之遼史曰耶律屋質立永康帝謂屋質曰
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
輕附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又曰帝出獵乙辛請留皇
孫蕭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游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
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帝嘉其
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于古社稷臣

社稷臣三

柳莊檀弓衛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
稷之臣也周勃綱鑑漢文目送絳侯周勃

部

綱鑑綱目卷一百四十二

社稷臣

七

藥死策定北迎疏當南幸元史安西王謀繼大統成

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

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太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仁宗曰

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于是收首謀及同惡者奉

璽北迎武宗廟社稷之大幸也

狩師王即位徐理請幸南京兵部侍郎于謙上疏抗言

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咸在若

一動則天下大勢盡去于是始定

固守之策社稷再奠謙之力也

社稷臣四

原處不避污叔孫豹處

壯夫之節劉蕡書忠臣之

利社稷死社稷之功唐書韓滉率張延賞揣帝意遂

無悔焉社稷之功羅李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孫

父母一

周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書曰相小人厥

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禮記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

中門食饗不為簠祭祀不為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

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爲人子者冠衣不
純素 又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
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
詈疾止復故 又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又曰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
澤之氣存焉爾 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敬乎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又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
慈 又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孝經曰親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 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
不能教誨之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
拜家慶

父母二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
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賈誼策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誅語 風俗通曰魏郡龐儉因亂
 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
 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廚
 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
 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痣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
 人為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語林曰
 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
 臣親老者歸養

父母三

增儒仲慙兒

省華命子

後漢書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妻亦有志行其友令

孤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
 馬鮮嚴僕從都雅而霸子方耕于野聞其至投耒而歸
 見令孤子沮子容服甚光而我兒蓬髮歷齒未起禮節
 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而我兒蓬髮歷齒未起禮節
 客顧而有婢令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
 不顧榮祿今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
 兒顧榮祿今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
 談宋陳省華蜀人笑曰有是哉與君共隱終身 渾水燕
 華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竟佐堯堯密院次子直史
 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
 學生侍立常也士 王陽畏坂 仁傑望雲 漢書王尊
 林大夫以陽為益州至邛郫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史先王陽為益州至邛郫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奈何數乘此險以疾去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
 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世以王陽為孝子王
 尊為忠臣唐書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
 仁傑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 捨養入京
 白吾親舍其下顧望久之雲移乃去
 辭學歸省 韓文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
 以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

人部

州監貢函卷一百四十二

父母

下

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家則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歟唐書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歸養者二十輩有三作相親存侍養不仕李邕郭年不歸侍者斥之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又歸田錄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久以為榮言行錄包極始及第以二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人稱其孝

父母四

增朝夕事親本傳范文正公次子純仁以父母在不赴官父遣之對曰若赴官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也

父母五

增詩晉束皙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

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獮有獮在河之浹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昂增爾虔以介丕祉又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林之陬蓊蓊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亶亶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增賦明王逢年思歸賦曰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

孝為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
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
吏負焉遐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鸞其誰訴
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為童
子當其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
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羊連區烏桺
五出青乳之梨頰壺之橘蜂蛭淹齏櫨漬蜜羞則鵝
鵲野鴈澤鳬鳴鶉清江之膏蟹寒冰之鮮鱗冒以紫薑
藉以茭首觴浮萸菊俎薦青韭坐溪山之松篁埽門前
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

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間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
綬固非效淵明之所息心恥折腰于五斗蓋自成人以
及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
貽患於厥後

父子一

增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已者又曰子孳也相生蕃孳
也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增韻曰父矩也

以矩度教子也死曰考成也言有成業也南史曰荆

土方言謂父曰爹

枕上聲

集韻曰吳人呼父曰爸

婆上聲

會要曰回紇呼父曰阿多廣韻曰北方人呼父曰

爹切丁邪

天中記曰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固

音塞決

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又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又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又曰乾為父又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詩曰無父何怙又曰父

今生我

又曰靡瞻匪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禮曰父名無諾

又曰父子不同席

又曰父前子

名又曰父不祭子

待食之禮

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又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孝經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春秋傳曰父不可棄名不可廢杜欽傳曰子者父之陰也史記曰家有長子曰家督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父子二

人部

世說新語卷之四十二

父子

三

增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 家
語曰曾皙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擊其首曾子
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
瞍有子曰舜使之耒耨不往欲殺之耒耨可得小杖則
受大杖則逃不陷父子不義也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
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
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被下民可也 天運
曰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于手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世說曰潁川太守

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
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
刑忠臣孝子者乎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
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苻起惟此三君高明之
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 又曰鍾毓兄弟值
父晝寢偷服藥酒父覺託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
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孔帖曰魏司
馬朗父防整肅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
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嚴肅如此

晉書曰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貴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忤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南史曰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鷺先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鷺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心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也又曰謝莊生五子颺肅顥崧淪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北史曰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

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隋書曰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唐書曰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爲人多欲而寡識是必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聞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唐書曰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爲令逖求

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父子三

父一 身貳 左傳父一而巳 禮 六順 三君 傳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網鑑 堂

構 箕裘 上見前 學記良治之子必 坊民 責

善 禮以此 孟子民猶薄于孝而厚 增 隔坐 制名 錄

紀 騰字子景 皇時騰父亮為尚書 令騰為中書令每

各產男詔以御屏風隔其坐 南史宋顏竣比魯公伯

禽名竣子為辟疆以比漢張良子為伯禽 侍中張辟疆也

橋梓 檀梨 二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之

而仰梓木卑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觀之 二子往見橋梓者子

道也 南史張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宋文帝戲之曰 櫛何如 黎敷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 所居名孝張

重 折筭 直 饌 曰有秦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對也

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汝童子

何知而三掩人于朝 吾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衡史

折其筭 資暇錄貞元初穆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其子衡史

杖之 諸子將至直饌日必探求珍異羅于尊俎然而未嘗

免答叱給事 宜乎即鼎前有熊白及鹿羅于尊俎然而未嘗

曰誰自可與杖俱來 于是罰書如常數將拜杖遽命前曰

進之 味邪 作父 有子 晉書伏滔字元度少知名孝

此故未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 松牕雜錄唐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 嶠曰進見二子皆通書可奏者

于緒袍前賜與甚厚 語二子曰爾自憶則聖橋子曰

為吾言之 應曰木從繩則直 曰蘇瓌有子李橋無兒

斯朝涉之 脛割賢人之心 上曰蘇瓌有子李橋無兒

人部 謝靈運名卷一百四十二 父子

五桂 三槐 宋史竇禹鈞教五子俱貴馮道贈詩云靈
孫必有陰德當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 五男 八子 淵陶
明詩空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宋史韓億八子曰綱
綜絳繹維縞多為聞人絳績皆為宰相維八子曰綱
荀氏八龍 犬子 鳳毛 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孫
南史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貴妃詠 蓼莪 瓜葛
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蓼莪 瓜葛
每誦詩至蓼莪輒掩卷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 世說
王長豫幼便和令事親色養丞相愛之甚篤每共圍碁
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丞相曰憑之祖嘗語憑父
瓜葛 佳兒 令子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
葛 佳兒 令子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
佳兒 令子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
鄭餘慶子涵為右補闕敢言無諱憲宗謂餘慶曰卿令
子朕直 截蒲 賜縑 溫舒牧羊因取澤中蒲截為牒
臣也

編之寫書 王氏彙苑胡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子威自
京師省父自驅驢不止傳舍留十數日告歸父賜一
匹威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父對曰臣為父清畏
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之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為父清畏
人知臣清 勸父 侍親 郡曹遺就赴京路為叛軍所
執不屈密與父書曰父守燉煌忠義名聞勿以就之就
改志節就死惟願大人守燉煌忠義名聞勿以就之就
亦得免 歸田錄王溥拜相年三十六其父祚累遷防
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
起避 皆異宮 不同位 敬也 又以上父子皆異宮崇
邪 衰盾之日 荀陳之星 左傳趙衰冬日以厚敬
也 原 衰盾之日 荀陳之星 左傳趙衰冬日以厚敬
太丘請荀季和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坐著
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
小坐膝前太史 陟岵瞻望 臨書哽咽 瞻望父兮
於時秦德星聚 陟岵瞻望 臨書哽咽 瞻望父兮
吳志顧愷字子通每得父書常婦灑几筵舒書於上拜
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即臨書
人部 尉監領品卷二十四上 父子

垂泣語

父為子隱

子由父疎

直在其中穀梁

疎也

有子有父

止孝止慈

公羊傳父有子謂廢輒之

張翁鼓角

漢書陸賈使南越趙佗賜陸生裝橐中直千

侍者各一百

金為生時病免歸有五男賣橐中直千金分其

給吾人馬

酒食極歡十日而更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琴瑟

右將軍父

仲子由興世字文德竟陵人欲往襄陽又愛

與鄉里父

謂世曰雖田舍翁謙謹畏法伏庭穿壁一

曰此天子鼓角

非田舍翁謙謹畏法伏庭穿壁一

犬放鷹為

後漢書盧江蔡宗兢廉嚴正其子伏庭其母

穿壁使其子

窺之乃識儀貌梁書張充吳人父緒特

進有重名充

少不拘細行肆意田獵時緒請假還吳始

入西郭值充

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父乃脫

對曰充聞三

十而父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

緒曰過而能

改乃顏子矣明年尋師就學蔚為名士

義收以秋為

義嚴以冬為義收唐書楊惟直名四子曰發假

後魏高祖名

子曰恂恂悅懌收嚴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

謂光曰我兒

名子勞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大悅雞羣野鶴

力答曰所謂

君名子勞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大悅雞羣野鶴

老兔於菟

世說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

君未見其父

耳合璧事類蘇轍已卯生軾嘗號為兔

生於

入門呼賓炊飯延客合璧事類蘇轍已卯生軾嘗號為兔

知既至每出

入嘗于戰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

自可何 號郎君谷 避嵩華山 唐書王起子龜性高
必飯也 山朝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君谷 簡侍父河中盧中條
更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每內宴聞釣天
之樂則涕泣移時曰 散財施親 循牀求父 惜好聚
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散財施親 循牀求父 惜好聚
散與親故都盡 宋史徐積楚州人積生三歲父卒晨
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及 能交父友 求顯親名
壯以父諱石遇石避而不踐 能交父友 求顯親名
唐書郝思美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
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
之問 又曰甄逢嘗以父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
積移書于史館修撰韓愈愈答曰逢能行身達于方州
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
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
名顯 對語幕中 賜食廡下 賓在陂上舊廬不入城
市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皆不知一老
人引御史舟至陂路積足淖御史徒步抵其舍錢從幕

中對語移日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
者以菜粥對食而別 又曰張倫官太原知府歸省郡
守過候父留飲倫持榼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饌既具
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倫退走不敢當父謝曰幸君侯
過敝廬老夫主之吾兒特將酒 析薪不克負荷 饋
耳郡守惶恐欲起乃賜食廡下 禮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獻不及車馬 負荷是為不肖 禮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馬示人 不敢專

父子四

原主器 易主器者 尊而不親 禮記父之親子也親賢
親 奉祀 社稷之衆盛注豕大也 以象天明 父子
兄弟以 不奸謂禮 奸傳子父不 天性 孝經父子之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奸傳子父不 天性 孝經父子之
天屬 莊子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人部 附錄 父子 完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彼以利合此人所難言武網鑑漢
 以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
 田千秋曰父子大人遺體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
 之問人所謂言大人遺體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
 軍迎人曰不早休沐謁親又曰石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親入舍遺體又曰石建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入舍遺體又曰石建每五日洗沐歸
 功曹陳蕃年十五為父齋書增有不凡子薛勤仕郡為
 焉蕃父出逐勤勤曰足下齋書增有不凡子薛勤仕郡為
 也言議老牛舐犢後漢書楊彪為太尉子修為曹操
 盡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蚌生珠弟又曰韋康元將
 媿牛舐犢之愛操為動容弟又曰韋康元將
 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仲將孔融融
 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亮雅度弘毅仲將孔融融
 老蚌生珠弟又曰韋康元將
 嚴若朝典世說華歆遇子弟甚整
 王戎字濬沖父渾阮籍謂曰濬沖清尊公晉書簡文
 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帝謂郝超

曰致意不書官紙南史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川
 尊公

得父膏腴齊書世祖嘗問王儉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蚌之南齊書世祖見蚌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有

譽兒癖新唐書王福時子勉勵勸皆著才名其後劫助
 韓思彥思彥戲之曰武子馬癖軟抵晉書韋諷字憲

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伯陽曰伯陽之

祖我考父教子汝為我對正風氣日上

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風氣日上

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以為笑風氣日上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父子五

增詩唐韓愈送鄭涵校理詩曰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

人部

增詩唐韓愈送鄭涵校理詩曰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

父子

鳥嘒正交加楊花正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許渾憶子詩曰自爾出門去淚痕常滿衣家貧為客早
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秋
鴈又南飛 宋彭汝礪贈張吉迎父詩曰河可以竭山
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
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 又郭祥正詩曰父昔離家并
未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必
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蘇軾喜子
迨能行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

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赴奔鹿 又贈弟轍詩曰

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
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
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羆丹砂紫麝不用塗
眼前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書蘇軾答陳慥書曰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今寫寄擇
等庶開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文
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興

知子一 昧于知子 不慈並附

重器

要人

三國志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

知子

知子

器耳南史顏延之臨沂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
無所受嘗乘羸馬策車逢竣齒簿即屏在道側謂竣曰
吾平生不喜見汝
要人今見汝
父知獨異焉
侯父知獨異焉
慕咏尹字南良表請有罪請不從坐詔許之
僧達跳地作虎子僧緯正弘明中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
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
以名義見美僧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
明皇錄曰蘇瓌有京兆尹相訪既去瓌令男頊咏尹
敏捷如咏曰尹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其
臣男頊為文甚速可備使令名見授筆立就明皇撫瓌
背曰知子怒不敬知不能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為諸
莫若父知子怒不敬知不能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為諸
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又曰宗廟至重而顯不
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對露中果削爵為關內侯不

又曰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亭不
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
曰午可 不謂括善 解春秋傳祁奚請老晉侯問焉稱
難午也可午矣子也通鑑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
增悉知方略 當有大名 漢書張敖世長子千秋與
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秋以禹為不材本
傳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義之賢千秋秋以禹為不材本
掣其筆不得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也 昧于知子固
當面試 不為父知 魏志陳思王植太固常視其文曰
下銅雀臺新成太相將諸子登使各賦之植援筆立成
太相異之 晉書山簡濤之子也簡數曰吾年幾三十
公所知家 遇以常兒 不知博學 奇才不為父方明
所知族兄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乃作常兒遇
之說文錄段文昌鎮成都子成式好獵丞相惠之成
人部 尉監領承卷二十四 知子

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
幕僚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致書援引故事
文招權受賄然孔帖韋溫以拔萃高等補學
思喜曰兒無愧矣然疑假權溫以拔萃高等補學
瀉頤始權受賄言事通鑑今狐絢為執政歲久子
慈食羹滅性蜂網樂羊食其短絢為執政歲久子
無兒蜀志程縱子都天性尹食其短絢為執政歲久子
晉書鄧攸字伯道棄子活兄子後竟殺子埋兒通鑑
管仲病桓公問曰無知使伯道無兒殺子埋兒通鑑
貧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
養理之文帝勅其母生一男堂肆考劉宋時郭世通家
後漢書橋元字公祖遷侍中疾罷就醫里舍元少子
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登樓求貨元
不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瞑目呼曰奸人
無狀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遂進攻元子亦死元乃

詣闕謝罪請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
寶開長奸路網鑑漢金日磾子為帝弄兒上前驕逸
戲日磾遂殺之宮人吉甫讒而逐驪姬謀而奔尹吉
霜操後妻之讒而逐伯奇伯奇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
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知子二不慈附
視其友史記趙禹謂將軍曰
恢為南海欲殺青馬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
名恢曰吳氏小兒自得晉書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
世不之季子小兒自得晉書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
自後之吾子琳琅又曰索靖每曰吾子琳琅之器非
也汝才十倍才十倍姚弋仲之用州縣吏不足謂曰汝
人部
知子
知子

不慈父

禎書母

不能字

又曰父不能字厥子

易而

食

左傳宋人

石碯殺子

又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之

易子而食

王莽殺子

通鑑逢萌見王莽殺子字曰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人部二

賢母

父子繼業

母子

諫父母

孕

訓子一

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 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禮曰父慈而教子
孝而忠 又曰幼子常視無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咥詔之則掩口而對皆幼子之教
莊子曰父詔其子 荀子曰君子之于子愛之而勿
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淮南子曰人有教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訓子

其子曰謹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弗可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顏氏家訓曰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若能保書終不為小人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

訓子二

增左傳曰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山堂肆考曰外史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 唐書曰穆寧居家嚴嘗擬家令訓諸子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

子姪甚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云 塵史曰丁彥輔云昔官洛陽有醫媪說富鄭公家治家嚴肅有二子舍使女僕輩不得互相往來

訓子三

七業 四經 晉書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 野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受地 危家 孫叔敖春秋楚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受地 危家 孫叔敖春秋楚其子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受地 危家 孫叔敖春秋楚利地楚越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 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人畏地而越人畏我 可長有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以美地封其子 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叔敖死王果錯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為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未幾而錯果敗 教兒 訓子 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果敗

訓子

訓子

訓子

蘇氏家訓韓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
京倅謁告省觀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
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于席隅坐中
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尚不能食朝廷祿俸貳
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詆曰汝食朝廷祿俸貳府事無
巨細皆當案心大辟奏案尚不能食朝廷祿俸貳府事無
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不能食朝廷祿俸貳府事無
衆賓力解乃已家法之嚴如此陵人捐本陳顯達書
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
尾刺史語子謝家物汝不須提此云我世說殷仲堪爲荆
州刺史語子弟云勿以我任方州云我世說殷仲堪爲荆
常焉得之不易貧者士之本一經五子漢書韋賢字少長
翁俱以明經位至宰相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
有子止本傳隋同州刺史蔡王智積隋文帝之弟也
智積曰卿非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其故
田持役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

爭名山堂肆考唐盧仝生保身謾語後漢書樊宏
了名添丁欲爲國持役也保身謾語後漢書樊宏
見後錄宋司馬光曰先五歲時弄核桃女兄欲爲脫
其皮不得脫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曰小子何得謾語
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
謾語識字勤學唐書張弘靖戒兩石弓不如下識
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贊牀下曰肉食君
食非汝也汝欲之則勤學以于祿吾原鄧禹一藝諸
葛八務後漢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爲
五懼皆有條石碯義方孫盛軌憲左傳石碯曰臣
章誠勵諸子孫盛年老還家性方優於嚴君不就
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庭訓逾峻豈不優於嚴君邪
師傳禮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
人部

增小齋會食

屏風集書

唐書柳公綽華原人

罪父之有小齋每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鄂等皆束帶晨省
于中門之外公綽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
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
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聲起然
後歸寢諸子皆昏定于中門之內
此可以
保躬
官二千石景帝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
老于家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
肉祖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為肉祖謝罪不許舉宗及兄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祖謝罪不許舉宗及兄
建肉祖萬石君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開里里中長老皆走
里門趨至家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羅慶後慶及諸子入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
名
柳班戒子
曰魏紀魏王景名其子姪曰默曰沉曰渾
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

訓子四

原刑國

不教吏職

漢書薛宣不問其子惠以吏

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以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
 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若不能與不能自有資材

敢頂越木傳柳班戒其子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
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門高則驕心易
生族盛則為人所妒懿行實才
人未信之少有人所妒懿行實才
兒南齊書王僧虔誨其子曰吾門中優者為龍鳳劣者
正應各自努力耳
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志以
莊清靜見操執臨事
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錄邵堯夫四子十餘始娶生男有詩
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
裁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
等窮達各有命惟自勉而已
賢愚繫於汝
窮達各有命
見

學何可不訓諸子後漢書馬廖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也

康成之戒又曰鄭元戒子益恩曰吾年七十自非拜國

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王丹撻子又曰王

門生遭喪在相中請弔之王丹撻子又曰王

已人問之通鑑滂告子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亦不為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無絕文種本傳裴度訓其子曰凡吾輩但令

萬乘之相無斷書香山堂肆考宋黃庭堅云四民皆

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

訓子五

原詩晉陶淵明命子詩曰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

鬚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又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

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又曰厲夜生子

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

亦有言斯情無假又曰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

至禍不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又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嬾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

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杜甫示宗武詩

日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
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
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韓
愈訓子詩曰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
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
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問兩家各生子孩提巧
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
疎二十漸乖張清流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
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
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與金壁

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文章豈
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
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
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
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宋邵雍生男詩
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
吾壽夭賢愚繫于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
五我心欲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原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未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
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

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跋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邇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蜀漢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

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燥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魏王修誡子書曰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吳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以爲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

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
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
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
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
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
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
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達苟善則匹夫之子
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
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

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
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
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
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
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
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殷褒書曰大道
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
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
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

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 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憾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

增范宗瀚責彭乘

訓子書曰王氏之子琪珪玘璿器盡璠璣韓氏之子綜絳續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 朱子訓子書曰勿妄與人接只是勤儉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

父子繼業一

原俱至丞相

並為司徒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

詩經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其職也

增柱國讓父

西平有子

隋書楊元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元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人部

唐書德宗狩梁州李晟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
朱泚率殘卒西走餘黨悉降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從王
西平郡子愬以蔭補官憲宗討吳元濟以爲節度會大
雨雪半夜擒吳元濟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唐有臣
繼爲宰相代作刺史唐書蘇頌與宋璟同當國璟
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行公不顧私
則今丞相過之傳舍事詞類奇章康字元將代父端爲荆
州刺史父出止傳舍世有文辭繼掌誥命謝鳳事
康入官時人禁之幸蜀傳位賈至謨冊進稿上曰昔
先皇誥命乃父爲之今茲辭命乃出爾手兩朝盛典出
卿父子真可謂繼嗣爲學士繼作刺史唐書蔣乂
美矣至頌首流涕
士儒者禁之北史畢眾敬拜兗州刺史子俱勅行
元賓繼之父相代爲本州刺史當時榮之
軍同日受命卒萬西碑吳元濟反皇帝曰韓弘汝以
其以節都統諸軍卒萬西碑吳元濟反皇帝曰韓弘汝以
義經成加安石左僕射雲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

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父子同仕同列禁垣對管
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華近唐書蘇瓌子頤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
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彦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父子
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
同拜班次在前唐書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翻爲華
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
以爲榮育跋躐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
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門生出迎參軍在遠唐書
復領貢舉父於陵自洛入朝率門生出迎置酒新昌里
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
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
門生世以爲美又曰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
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庸敢相對曰廬
陵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耶
是父是子臣筆臣文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人部
附錄員外郎卷三百五十五
父子繼業

南史顏延之少有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卿狂答曰一絕承父五子知名唐書宋令文誰得卿狂答曰一絕承父五子知名唐書宋令文其狂不可及及稱三絕後之問以文章顯弟之悌以驍勇有力絕人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晉書王羲之有子聞之其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晉書王羲之有子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合壁事類宋韓忠憲億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右僕射純仁並以勲業著曹武惠彬子武穆璋高武烈境子忠宣武繼勲並仲郢風矩蘇氏文章唐書柳公綽子仲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宋史嘉祐間蘇洵與其二子賦輒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書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原父子同戮皆伏誅乃自刎為沛郡守為人酷

虐後坐事父子皆伏誅史記石奢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而自拘曰殺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

敬聲為太僕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晏愛秦朗魏略太初納何晏母收晏養官中服飾擬朗父為張飛所殺太子納其母愛朗謂人曰豈有愛假子如孤者

父子繼業二

原拜前拜後尚書周公拜後坐臥易處漢書杜延年為父官不敢當父舊復為司隸後漢書世祖令鮑昱封位坐臥皆易其處

曰通官文書不著姓怪司隸下著姓世祖三代司隸又曰趙興三昔為彼郡大行子靖為廬江守詔曰卿代為司隸

人部

父昔為彼郡可謂克負荷也亦為衛尉魏志辛毗為衛尉復臨

此郡而魏略張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母方孕夢印綬登樓

郡必死官乎及生猛見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

之墓乎乃登並業書晉書王羲之君書何如君家君答

樓自燒而死曰固當

母子一

釋名曰母冒也含生已也說文曰母牧也又曰

江淮之間謂母曰媢蜀謂母曰姐集韻曰齊人呼母

曰嬾迷吳俗呼母曰媢淮南呼母曰嫫增韻曰母慕

也嬰兒所慕也死曰妣嫫也謂嫫配于父也易曰九

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又曰

坤地也故稱乎母又曰坤為母詩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又曰母氏劬勞又曰母氏聖善禮曰子

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嫁

從夫夫死從子又曰不獨子其子注各子其子孝

經曰母取其愛漢文紀注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

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淮南子曰東家母死其

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

必悲哭社注云江淮謂母為社張衡曰報母恩曰思

大義顧復之報文選曰懷袖之恩即母懷抱也懷袖

人部附錄類函卷二百四十三母子

靡依言死也 彙苑曰慈母多格男

母子二

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左傳曰晉敗齊師于鞍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公羊

傳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後漢書長沙王懿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懿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懿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 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通鑑曰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備曰本欲為明公效愚款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晉書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穆青州刺史苻彤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 南史曰沈攸之為荊州刺

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中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又曰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唐書曰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廉不協相語曰吾等獨無媿邪由是相待

如初 因話錄曰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媿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遂改授連州 又曰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戾戾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母子三

何恃 靡依 又詩無母何恃 增置酒 鬻布 晉書周顗母李

氏名紹秀汝南人嘗冬至置酒舉酒對三子曰爾等並

居貴位而識閭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後果如其言

亦不名重而識閭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後果如其言

道書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常攜孺于市

悲不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拜中丞日引孺清道

自勝不掘地 驅車 左傳鄭莊公寘母于城穎而誓之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嘗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

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食舍肉公問

若掘地及泉遂而相見其謂也公語以之故且告之遂為母子

如初 又曰宋南宮長萬作亂 織屨 市馬 晉書劉

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亂 又曰居京口家貧織芒

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

屬以為養雖卑門圭竇晏如也 又曰卻詵濟陰人對

策高第拜議郎母在日苦病及卒不欲車載家貧無以

市馬乃于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

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 噓指 搯臂 孔子在楚而心

動與館至塚負土成墳 噓指 搯臂 孔子在楚而心

也精感萬里 東漢蔡順事母同 王充論衡曾子出薪

于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

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其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

至搯吾臂 絕裾 求扇 晉書溫嶠初授左長史劉司

呼汝耳 絕裾 求扇 晉書溫嶠初授左長史劉司

物而散施已盡 南史張劭生而母沒年十餘歲求母遺

涕 中使迎還 手詔存問 舍人母事類陸贄為中書

遣中使迎還 宋史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

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有令子賜

手詔存問 恩賜湯沐 封讓夫人 春明退朝錄官詔

花羅紙七張錦綵袋賜以湯沐邑乃奉親之至榮也 金

宰相相謂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持節

侍母設菜留賓本傳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嘗有持

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

貴矣南史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庾亮曰伏妃可謂富

自出常膳食枯魚菜茹而巳果之曰卿過于茅季偉我非郭林

宗去帽導輿誦詩解帶唐書崔邠拜太常卿故事

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

人榮之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

及母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宰相迴班鄰里輟社唐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

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修寧叔治母以

庭迴班候夫人縉紳以爲榮世說王修寧叔治母以

社日亡修來歲社日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爲之輟

曹王擁笏鄭尉濡章遭誣在治念其母老將驚

而戚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南部新書駙馬

都尉鄭贊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

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章

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

固命左右勿言其請天爲之章門客朱爲夢親白鳥

尹靈琛之辭也靈琛爲人言之南嶺南瘴瘴母不可同行

集墓唐書高士廉謫朱爲主簿嶺南瘴瘴母不可同行

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橫集問安否嘗晝

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

邪俄而露復集烏亦迴翔詔作二闕于墓前又表其

母子四

人部

開蓋頤函卷之四十三

母子

廬其側三年有墓木爲牛踐毀躡悲號牛忽自斃

又曰廖庭皓母採蔬于圃遇虎皓自田來急追及抱虎

顧即以奉入虎口母遂得脫

戰國策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者曾
參處鄭有與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

參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臣又不敢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辭金受粟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捫蒲葦織履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願乞

慈母敗子李其書慈母有敗子後人遂謂

瓜賣蜀上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爲縣陽遂亭

呼元誚責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

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

蒙之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俊四方是則如

金襴衣而赤白賓客紛數百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or staples.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卷之五

當歸遠志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

一畝但有遠志無有常歸
家母其母為家母
此

母此子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押瘡輒哭公少時不修

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云

母子五

增詩
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

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

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

人立口

崇監頤丞卷二百四十三

母子

六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孟郊游子吟曰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又游寺詩曰
萱草集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舊賦晉潘岳閒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
何能遽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
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
俟伏臘之費乃作賦曰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

六合清明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
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楔于汜
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
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賢母一

增歐陽修曰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又曰見
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王安石曰以嚴
為賢母

賢母二

增禮曰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為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友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弗視國語曰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其三子游于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曰奈何其少子曰可以三悅使民簡子從之少子歸伐其謀母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秉僞行詐鮮能久長後智伯

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智列女傳曰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豆而食之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汝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母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

人遂誅淖齒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陳嬰亦起衆母
曰自吾爲汝家婦長見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 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
徒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酷 後漢書曰崔寔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爲五原
太守有能政母助也 魏紀王經爲尚書高貴鄉公欲
討司馬昭召經及王沈王業謀經諫以魯昭公不忍季
氏卒有乾侯之禍沈業馳出告昭經獨不告被收辭母
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以此并
命何恨之有 晉書曰潘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爲

孫秀所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又曰劉琨爲并州刺史
母謂之曰汝宜弘濟經略驅駕豪傑而專欲除勝已以
自安當何以濟後母并爲劉聰所害 又曰荀羨字令
則清和有準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惜
之恒置羨于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
殺賊母掩其口 唐書曰王琚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
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
戰之勞徒以諂佞取容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埽除也
琚卒不免 綱鑑曰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
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

吾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賢母三

焚裘

蒙被

世說桓南郡既破殷荊州并殺其咨議

胡胡時在豫章問至母即日焚裘唐書鄭善果母崔

氏適榮陽鄭誠生善果周未誠討尉遲迴力戰死于陣

崔年二十而寡後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轉魯郡太守

母聞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蒙被而泣終日不食

善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四珍七子鄭華陽國志曰泰瑛南

起母方起而教之四珍七子鄭華陽國志曰泰瑛南

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

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

白母請客既至無類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

人兄弟為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

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五人

皆令德其教男也曰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宥子賤帶

彥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七子皆辟命

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

子同歲李考上計無不敬泰姬執子孫禮

鄰歸除墓列女傳孟軻之母三徙擇鄰以教了

曰居伯其母知終伏誅乃曰河南太守陰鷺酷烈史人號

今去汝東歸婦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

海莫不買豬肉還魚鮓家殺豬外傳孟子少時問東

賢其母買豬肉還魚鮓家殺豬外傳孟子少時問東

既而悔之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

字恭武之本名宗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

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之道也

隔幔受業覆燭窺檄晉書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盧

十人隔紗幔受業號官文君賜侍婢十人又曰何無

忌母劉氏弟牢之為相元所殺常思報及無忌與劉裕

定謀夜于屏風內制機劉氏以器覆燭窺之泣曰我不

如東海呂母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

賢母

矣

截髮待客

遺鮓增憂

世說陶侃字士行孝廉范

客母謂侃曰汝但留賓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髮賣易酒肴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達至京師稱述侃侃遂知名晉書陶侃母湛氏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遺母母封鮮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我憂

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所受之俸祿也母曰不義之物不取之館為獄王賢其母赦田子之罪令復為相以金還金退請就獄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

切肉必方 絮羹即叱

初繫獄見餉羹知母至流涕吏怒以為卒通意續曰母作羹斷葱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本傳宋程大中珣夫人侯氏明道伊川之母也飲食嘗置二子于座側或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子

飲食衣服無所擇皆母教之使

坐中識人

窓間聽

然也按絮者就器中調和也

客 南都新書唐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時杜黃裳誦宅

全別必是貴人後果為相

弟元字密省其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母輒于窓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飯饌或開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

杖習弓矢 寵賜冠帔

復飲終身 杖習弓矢 寵賜冠帔

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邪杖以碎其金魚

宋史蔡襄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重元馭言 讀范滂傳

其母唐書崔元暉為檢校員外郎云兒子從宦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得自守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

宋史蘇軾母程氏父洵游學四方

人部

程氏親授以書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程曰爾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孟母斷機

敬姜效績

列女傳孟子自若也孟母而歸母問學所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也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其母歎曰沃土之民不材淫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事猶

傾筭易書

唐書柳仲郢幼嗜學母韓氏嘗命以粉苦

未及進士第為校書郎又曰劉智湛子昭好學有

司馬勛名

榮公德器

性甚嚴王訓王大司馬母魏夫人

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筆捷之故能成其勛名本傳宋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申國夫人性嚴有法教公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雖盛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無得入酒肆

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嶺外授書

堂前供食

世以史虞集母姓楊父世仲

即通其說適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攜家趨嶺外

為清河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

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

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化且還卒以孝聞

作被

招朋

褫衣息眾

陽列女傳吳江夏孟宗少游學嘗從南

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與操朋類為作十二

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唐書武

宗會昌中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

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

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為

賢母

賢母

三

請久乃釋之
御府帳幃
穎川襦袴
吳志蔣欽母疎

其在位能守儉約
勅御府為母作被及帳幃
被孫欽母疎

康伯為穎川長社人
母殷氏高明有識家貧伯年數歲大

寒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熨斗中曰且著布襦尋復

作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熨斗中曰且著布襦尋復

下亦當仁恕全身節義旌母
晉書羊耽妻辛氏離

才鑒鍾會為鎮西請其子秀為參軍母曰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

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

已後會至蜀果反秀竟以道全身又曰虞潭母孫氏

訓子以節義朝延嘉之拜武昌太守丞相盡忠死孝

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潭立養堂于家

先國後家
裴氏撫尸而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唐

書張易之張昌宗居忠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母

母曰忠孝不兩全從師受業直罪貶官之妻中山

先國後家可也從師受業直罪貶官之妻中山

張氏誠勸諸子從師受業常戒之曰自為汝家婦未見

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今璧寫

類華原令盧縱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說官人也銜之

揭縱罪張鎰按驗縱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

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從免死而鎰坐貶則負官貶

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于道吾所安也

遂直其罪鎰識是貴人免為宮婢本傳王珪與房

母李氏嘗曰汝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

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觀盡日喜曰

放肆及卒母哭曰貴不疑本傳嚴武鎮蜀頗案誅長

史憂作丞郎罪史記張湯為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

弟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

死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唐書潘孟陽

初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曰以爾之才而作丞郎使吾

之憂拔刀逐賊舉秤投兒攻辛雲京偏將焦暉等斬

賢母

賢母

場首獻闕下懷恩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眾變禍且及我提刀逐之曰我為國殺此賊懷恩以部曲三百走靈州上詔輦其母歸京師贊曰其母拔藍田生玉

南越齊車

田北史陸印字雲車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生玉

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創巨痛廬于高涼太守馮寶與夫參終里之訓也印兄弟相率人適高涼太守馮寶與夫參終里之訓也印兄弟相率表大亂氏懷集之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冊氏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纓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剪髮易書織紵為業元史陳越號夫人為聖母

氏祐少好學家貧母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歷官行中書省左丞又曰雷膺字彥止渾源人七歲而孤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李杜齊名于學事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李杜齊名

名

凝凌方駕

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

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唐書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詞與弟

却饋而勉讀書

易巾而赴中坐

趙武孟少

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哉遂不為食雲溪友議杜牧牧灋陽宏辭李宣古數陪燕飲戲謔侮慢杜不能容使辱之岐陽公主出而抹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視席乎遣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為詩冀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爭奈夜深拋要令舞來援去

曾惡母掇蜂

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後奇掇蜂因而譖之其父尹

棄井

吉甫乃逐之許後母令奇掇蜂因而譖之其父尹

殺子城北

棄女堤下

後漢書賈彪彪為新息令與人貧困

罪城南有盜害人北婦人殺子彪出案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害人此有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先北也

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恭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賢母四

桓為己子

左傳莊姜無子戴為生桓公

盾為嫡子

又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

請不從坐史記趙

括為才將代廉頗其母請于王曰括必

無以為念王陵

母敗請不從使人於漢謂陵曰漢王其母

能通經學

後漢書崔篆母氏能通經學百氏之固陵志

敘母罵而殺魏志成夫人念印綬經學百氏之固陵志

兵說冀中事責敘不討賊敘母外兄姜敘州軍事馬超攻破

銓衡當舉晉書吳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與韓康伯母

舉此人及康伯為吏部養前妻子又曰羊祜前母孔

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勉子盡忠唐書王

兩有乃專心養發病枯母度不能勉子盡忠唐書王

問史疾當世附麗匪人以欺朝廷將欲勅奏意必得罪

恨不訓子博學又曰孤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

學工織絕敦本通鑑劉元佐母嘗月織絕一端示不

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于縣亦

嚴以治家唐書蕭儉母韋氏賢明治家成此令器

宋史蘇易簡傳易簡參知政事母薛氏名入禁中上問

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束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

母也曰貞孟賢母五

原贊晉左九嬪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又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厲發奇聲宣尼二歎萬代遺馨又晉鈕滔母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懿範四教成於弱笄慈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資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

媛含德□□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後母一

儀禮曰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柳文曰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顏氏家訓曰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妒之情丈夫亦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妨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後母二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擒之家語曰曾子遺婦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庸知其得免非乎晉書曰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少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為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裴子野志略曰會稽郭志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後母二

出母

母賤並附

繫蜂 叱狗 山堂肆考周尹伯奇事後母至孝母不故令伯奇見之奇恐蜂傷其母乃取蜂去其毒繫于衣上伯奇牽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遂自縊父命人出其屍于中猶有死蜂父傷痛恨其妻後漢書鮑永字君章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即出之誓羊 夢虎 孝子傳陳元字子昭周氏說陳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來如誓言周又讓之侯怒令元自殺元投遼水昭從後水而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亦投孝嘗宿于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噬其足農呼妻相出于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惟農夫婦獲免敝衣 奪劍 山堂肆考崔衍父倫使吐蕃歸後妻倫怒欲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叔擣白衍所廩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所入五代史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

後母

逐之問其母乃繼母也重
 程文知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
 毀日積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
 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益隆衣食以義導之使善及前
 妻長子興遇病困母親調藥餌久乃瘳謂三弟曰繼母
 慈仁我曹遇病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
 之過乞就刑縣言于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徭四子皆
 以修草後漢書楊厚字仲植母與前妻知子博不相安
 厚年九歲思今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
 改意恩
 養加篤
 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
 感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左傳晉獻公初娶齊
 姜生子申生既而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廢申生
 立奚齊會申生既而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廢申生
 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公亦斃姬曰賊由太
 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
 納我縊
 十新城
 供養不衰
 奉事甚謹
 無恩供養不衰
 唐

書柳公權事後母薛甚謹
 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傳閔子騫為後母所苦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
 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下晉

蘆花代絮

蒲蓆貯衣

王延事
 誠生梓樹
 孝出醴泉
 華為東漢記應慎字仲

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聽前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
 唐書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補蕭縣主簿會天

旱井池涸母嘉疾非泉不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
 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

頌其
 師友之益
 忠孝之家
 士安堂肆考宋少好學事

楊璞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趙如喪繼
 母與弟劉錫為友因為鄭人孝乃與如宋趙如喪繼

樓鑰為書忠孝之家四字處士孫侔為孝子傳立表
 惜貲財
 莫辨兄弟
 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

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復分後母昆弟不忍自過
 魏書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

人部
 尚書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

于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
增出母死而不喪送之

不顧先禮記子喪出之母死而不喪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

而子思曰吾先君之無所失道也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喪者是不喪出母也母不為始也妻

吳志繫統字公緒母故孔氏之喪者是不喪出母也母不為始也妻

後御者曰夫人猶泣送之拜辭不欲增母面西不顧母泣於

增母賤此真將軍應為小兒史記始布子卿見無恤

此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晉書裴

秀母賤秀年八歲善屬文而嫡母宣氏不之禮令秀母

進饌于客賓見皆為之起母
增挽車援琴山堂肆考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吉甫感

後母四出母母賤附

為食清朝踐霜
增織屨給相漢書翟方進為小吏蔡父

挽車援琴而歌
增織屨給相漢書翟方進為小吏蔡父

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無凡杖後漢書胡廣

克壯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膳傍
增從子居官書

薛宣字叔宣有兩弟曰明曰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

京兆尹少府後母有常從居官修明為丞相時修為臨淄

令宣少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官修明為丞相時修為臨淄

不和服有能行之者兄弟相病死官修明為丞相時修為臨淄

久之原慙而還包綱鑑薛包字孟嘗後母憎包分出之

已積歲餘父旦入而酒掃父怒泣不能去至被杖毆不得

毒後漢書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遣迎不至漢書何

帝策免吏歸迎吏恐路有盜賊留止久不至哀
增鬻衣

賣產後漢書郭丹後母為鬻衣
增去梯求計蜀志劉琦

人
增去梯求計蜀志劉琦

後母

後母

後母

後母

後母

表之子表感于後妻蔡氏之言遂愛琮琦將諸葛亮游
後園共上高樓去梯求計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吾耳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生
一魚躍出晉書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貯衣姑問之不
流血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雙鯉躍出又
母食之積日不盡于魚是撫之如已之子
王祥繼母朱氏欲生魚祥解衣中庭有冰水解雙鯉躍出
又思黃雀炙有數十雀飛入幕中庭有冰水解雙鯉躍出
風雨抱不隨之官咸曰傳咸為州繼母杜氏不肯隨
誣盜又曰閻績後母誣績盜父職及喪官舍設靈坐
乃得中議所樂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解更移
正復品增為第驅驢以孝聞張生三子每命操為三
子執勤主炊操不以勞為張誨其子讀書三子復謂曰隨驢
命隨驢以摧之既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
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恒為三
子話嘗操為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
出母無

服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
云不敢以私喪廢宗祀之禮
母賤不聘左傳聲伯
以妾為奴也

後母五

贊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曰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
哉繼母行各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
後生

詩唐韓愈履霜操云父子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
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
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母生眾兒有母
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增頌唐駱賓王靈泉頌曰顧我罔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諫父母一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顏諫諍也 又曰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子諫父母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注言使父母得罪寧不悅而熟諫熟極也 左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棄也 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諫父母二

增書曰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諫父母三

增洗沐諷親

涕泣規父

史記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子窟為中大惠帝

怪之令窟言曰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窟為中大惠帝乃答窟一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也唐書史孝章父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乘間諫曰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滌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 託疾勸親 流涕諫母 事見後且至因涕泣沾衿 母類 晉書王祥弟覽字元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持及長每諫母少止朱使祥非理覽亦與焉虎使祥妻覽妻亦趨往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乃酖祥覽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遽翻之

人部

增

諫父母

三

後每食覽必嘗之朱意乃止

原在於交游尚不成人之惡 矧伊子道豈宜陷父於非

諫父母四

原下氣怡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起更也

微諫不倦

子曰從命不怠微諫而無怨可謂孝乎

又敬不違論語子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吳恢撫首吳祐事詳知子類

孕一

增易曰婦孕不育象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又曰婦

三歲不孕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又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

其子缺脣見麋其子必四目 博物志曰婦人妊娠不

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勿見熊虎豹射

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

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

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孕二

增列女傳曰大妊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大戴禮

曰周后娠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

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為後世戒 左傳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官女焉 漢書曰張蒼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孕三

曾夢月入懷 吞電在口 漢書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在夢月入其懷 後漢書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長鹿侯怪而欲殺之妻言會行聞雷震欲仰天視而雷入口因吞之 印綬登樓 山梁履石 上漢張遂妊身十月而產子 象事見

父子繼業類 山堂肆考隋文中子母銅川 銅盆墜夫人經山梁履石而有娠遂生文中子 星 泗濱得石 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中忽如一寸大珠炯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孕生元 北史高琳母嘗被襖泗濱見一石光彩可愛遂持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 俄而有孕生琳 鳳集左肩 鴉來畫夢 南史徐陵母藏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肩已而有娠陵數歲寶誌摩其身因有娠又聞麒麟也 又墨逸母書寢夢靈鳳集其身因有娠 腹中啼聲寶誌曰生當為神仙宗伯 錦繡萬花谷王知遠母書寢寶誌曰生當為神仙宗伯 魚抱日精 鵲翔雲 表 晉書劉元海之父豹妻祈子于龍門有大魚二角躍是日精服之必生貴子自是懷孕十月鄰人相謂曰昨見拾遺記吳越承之母孫氏懷孕之時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白鵲從室入雲角卑升高之象也使子孫位極人年之物也從室入雲角卑升高之象也使子孫位極人

臣名擅江表若生子可名曰鶴後承 鈴落凝祥 虹

流叶瑞 綵南史梁任遙任齊果為中散大夫妻裴氏夢五色

龍屬文諸回謂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

為少 口山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觀白虹而有

娠生子兩手握拳不開昭王娶之即開左 金爐入夢

于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利遂賜之即開左 金爐入夢

玉女吞霞 雲笈經陶隱居初生其母夢日精在懷二

山堂肆考李老君之母玉女嘗書寢夢五色 陳妻繞

霞光入戶結如彈丸流入玉女口中遂有孕 井 寶母渡河

三匝映水視影必生男成遂使妻繞井三匝祝曰女為

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後果得孕生男 易半因至水所忽一產大懼有巫云渡河溺裙必 金席

禪光 玉童嘉瑞 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初在孕其母

丙申歲為譙幕值歲飢公奏乞貸 種粒牛野錄相國王公

一夕夢中有一人名公出拜見一帝賜此童為宰相子授

衣中童曰以汝有憂民之心上帝賜之也器格清粹

訖寤是夕夫人孕焉後果生一子乃慶之也器格清粹

能談數府間事祥符王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

為玉童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 玉燕投懷 黑

矣不數日公果正拜諭月慶之卒 玉燕自東來投入懷因而

猿感孕 明皇實錄張說母夢玉燕自東來投入懷因而

氏山行于雲霞間見 邵氏聞見錄邵康節母李

一黑猿有惑而振 孕四

汲水成桑 尚書本傳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

增 太白臨居 洞冥記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

我乃移代都東方里為氏朔為名 張衡後身 衡之死

生朝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 孕

人部 開益類卷二百四十三

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黃牛異種** 魏略黃牛羌種

氣如雞子 又曰昔北有彘離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

後生子王捐之於園中豬以喙噓之徒于來下我故有身王

氣噓之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噓噓之徒于來下我故有身王

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之淹水以弓擊水魚鬣射

浮為橋東明得渡追兵不及東明因都王扶餘之地

浴潢水濱 潢外國圖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十而死其

里千 **叱聲震外** 德潤先賢傳吳侍中關澤字 **乘雲以**

出 括地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聲震外 **夢迴**

漳水 晉書符堅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嗣于 **三年乃生**

異苑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 **避水遷樓** 青

墮地便坐而笑髮覆眉而牙齒皆具 **紫衣入夢**

記宋王欽若父仲華侍初郁任官鄂渚欽 **紫衣入夢**

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溢急遷黃鶴樓始免

吾學編尚書韓文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後遂名文

淵鑑類函卷第二百四十三

